

# 东江水的故事

Water problems in rural south China



# 目錄

## 中國南方農村用水

背景	第 1 頁
河源市賣水予香港的政策背景	第 7 頁
探訪地方與受訪者	第 10 頁
徐洞移民點（新源小區）	第 16 頁
雙江鎮下林村移民點	第 22 頁
後記	第 32 頁





## 背景

水是生命之源，乃平衡大自然的一大主要元素。正当现代人关注石油价格的时候，却忽略了更严重的水资源危机。没有石油，或许会造成生活上的诸多不便，但人还是可以活下去，但没有水人类便无法生存，水危机直接威胁着每个人的生命，是现代社会不可轻视的问题。

### 水资源危机

水资源并非无穷无尽，地球上的水有 97.5% 是海水，淡水只占 2.5%，人类可饮用的便只有 0.5%。

联合国指出现时全球每 5 人就有 2 人受短缺的水资源影响，于 2025 年将增至 3 人。世界银行报告：「到了 2030 年人类的需求将会大大超出地球供水量的 40%！」

而中国拥有全球 25% 人口，却只占世界总淡水量的 6%，中国的人均拥有淡水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 1/4，乃全球缺水大国之一。目前全中国 660 多个城市中，就有 440 多个城市出现缺水的情况，当中超过 100 个城市更面对严重缺水问题。



## 水危机原因

世界人口正急剧地膨胀。在世界上五大争水热点（咸海地区、恒河流域、约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及底格里斯河），有关国家的人口预期在 2025 年增长 45%-75%。届时中国人口又将增长两亿多。在 20 世纪人口增长也上升了 3 倍，用水量增加了 6 倍。2050 年，全球人口将再增多 30 亿，我们需要比现时再多 80% 的水资源以满足需求。

愈来愈多的人口迁往城市居住，现在的情况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对有限的供水系统造成压力之余，城市用地表水和地下水也远远超越了大自然的造水能力。联合国估计，到 2030 年，世界上城市总数将增长 160%，届时城市人口将比农村人口多一倍。

导致水资源急速减少原因之一是愈来愈严重的水污染。现时中国有一半的城市地下水污染严重，七大水系约有三成的淡水已不能饮用。绿色和平指出现有三亿多人喝不到安全的饮用水，即每四个中国人，就有一个在喝不干净的水！

除了水污染威胁着水源外，气候变化更令天然的水循环系统失衡，冰川融化令人类失去了庞大的天然储水库，极端天气令人类难以预测下雨量及下雨的季节，旱灾更频密等。2010 年年初在中国西南五省发生的严重旱灾，受灾人口 6130.6 万人。而 2011 年北面共有 8 个省份正经历着严重旱情，北京初雪比平均时间迟了 3 个多月，单是其中两个省份已共有 3360 万亩农地受影响，联合国粮食组织更罕有地发全球预警，指中国因旱灾导致小麦失收导致粮食危机。

有气候专家指出，旱灾主要是由于气候变化海洋季候风无法登陆形成降雨。另有专家指出中国在 2010 年 1/3 的旱灾跟平均气温上升了 1 度有密切关系。

2011 年中国旱灾，政府更派人在 8 个省份掘 1 千 30 多个井提取地下水舒缓旱情，可见中国大部分地区对地下水的依赖。事实上现时中国的开发地下水的速度已远超于大自然的造水能力，中国大规模的抽取地下水以满足地表水不足的情况，令地下水极速减少。由于地下水占中国水资源总量的 1/3，全国有近 70% 的人口饮用地下水，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如北京现在比 70 年代的地下水亏损了 106 亿立方米。



中国地质学会水文地质专家们在「全国地下水资源与环境研讨会」中一致认为：地下水决定着城市和人类的命运。如果不能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地下水，总有一天，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将会是人类的眼泪。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珍贵的水源正迅速地减少，如果我们还不立即正视问题，在 2030 年内人类的用水需求将比水供应多出 40%；2050 年则达到的 80%！用经济学的说法，便是「人类在未来数十年，将会面对水源的严重赤字。」唯一不同的，由于生态失衡及化学污染，失去的淡水是将不会回来，缺水量将是一个永恒的赤字。



### 饮水为基本人权

没有了水，人便没法生存，水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2010 年 7 月，联合国通过将饮用洁净水为基本人权的决议，在 164 个会员国当中有 122 个会员国支持该决议，确定饮水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不受任何条件所限，「水」绝对不能变成商品，水务也不应作为牟利用途。反之，政府应尽最大努力确保每个人都拥有享用干净食水的权利。



## 水公义

水将会是二十一世纪最珍贵的资源，而现时全球的水源分配十分不平均，在 2006 年联合国报告指出美国每日人均用水量为 575 公升，而落后地区如非洲的人均用水量更少于 10 公升。发达地区的生活往往用上大量水资源，而落后地区却以种种形式为此行为付出代价，真正浪费水源的发达地区的人民却可免去浪费水源的责任，造成水不公义。

例如贫穷国家往往靠农业为生，用大量水源灌溉农作物，令当地水源减少，然而这些农作物大部分是出口到发达地区，间接大量出口当地水源，恶化情况。另一方面中国为了发展经济，不惜发展高污染的工业，令全国一半地下水受污染，很多水源受到污染的地方变成「癌症村」，严重危害居民的生命与健康。而发达地区不但没有受此影响更可享受工业带来的好处。

水是发展社会、经济的命脉；缺水令老百姓每天需用大量时间寻找食水，无法发展所长；也令农作物失收，不能保障生活；也令年青人出外工作，令家庭只余下小孩与老人。可见水源是人

类生活的必需品。要令贫穷人口自力更生，令必先要保障他们的水源。

现时贫穷人往往首当其冲，生活受缺水所威胁，但这群人对造成水危机的「贡献」最少。反之，城市或富有的人口往往是造成水危机的主要群体，为了满足无尽的生活需求，高度发展工业和现代农业，大量污染及过量使用水资源，水资源被这些工业及现代农业大量利用，作为生财工具，生活却不受缺水影响，不需付任何社会成本，造成更多水不公义。

水公义就是保障每个人享用干净食水的权利不受任何条件所限制，保障基本生活所需。正因为水对人类的重要性，在水资源愈来愈珍贵的情况下，保障水公义变得尤为重要。

政府在维护饮水权利上是责无旁贷，政策应以公平、公义作为原则，有效地管理及分配水资源，确保市民的饮水权。此外，在推行有关政策时，也应顾及每一位市民的基本需要，任何人也不应在水资源分配政策上被忽视或被遗忘。



## 水资源分配政策的重要性

要解决气候变化及改善水污染问题并非朝夕之事，而水资源分配政策却会直接影响到市民的用水情况。有效的水利设施能将水源接驳到偏远或食水短缺的地方，舒缓部分地区的缺水问题。

2009年一月底于瑞士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中发表的一项报告预言：「在未来二十年来，水将会比石油更昂贵。」这句话可视为对现代人类的一个警惕，珍贵食水，讽刺的是这句话同时也唤起了富商巨贾的野心，视水危险为二十一世纪最能谋利的商机。在论坛中商人研究如何将属于公共福利的水务私营化，将水变成商品等等。将水商品化的趋势是一个全球危机，以价高者得的方式作为享用水的条件，直接与间接地剥削了一部分人的饮水权利。

近年，中国水务私营化正极速发展，外国企业对供水市场的占有率已达全国供水量的二成。私营化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水费飙升。昆明市在2007年出售49%供水服务予法国的威立雅公司后，水价便在一年内加了两次。除了水费外，私营公司为了将利润极大化而在各方面节省成本，如裁员、减少新技术引入、及拒绝为偏远地区住户接驳水管等。





### 探访目的：

为了解中国内地的水资源分配政策能否有效地确保偏远地区人民的用水权，我们走访河源市了解当地居民的用水情况，特别是居住于偏远地区的村落。选择河源市原因是当地拥有丰厚的水资源——拥有大部分东江流域及新丰江水库等作储水用途，而市政府将水卖给广东省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赚取非常可观的收入，令香港、深圳及广州等地方拥有充裕的饮用水。但当地的原居民的用水情况及兴建水库对居民带来的影响一直为人忽视。故这次探访希望全面探讨河源市政府的水资源分配政策能否关顾到偏远地区的居民，确保他们的饮水权利。







### 河源市卖水予香港的政策背景：

香港在 60 年代曾面对严重的缺水危机，香港年降雨不平均加上没有湖泊河流调节，也没有足够设施让市内用水能达到自给自足，加上香港高速发展工业，令香港人长期面临缺水问题。由于缺乏足够食水，难以满足三百五十万人口的需要及稳定经济发展。

而另一边，广东省河源拥有非常丰富的水资源，河源段占东江流域的 50%，是广东珠江水系三大河流之一。河源市全市 87.5% 的地域属东江流域，内有全省最大的两个水库--新丰江水库和枫树坝水库。水库功能除了确保饮用水源外，其次有防洪、非饮用供水、压咸、航运、发电等作用。

于是在确保香港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香港与广东签订了《关于从东江取水供给香港九龙的协定》，由一九六五年起从东江引水供应香港，解决香港的缺水问题。目前为此，为香港供水的累积总量达近百亿立方米，占东江流域年均径流量约百分之三，每年的财政预算案当中预留 24 亿元作购买东江水之用，香港每年平均输入 7 亿立方米的东江水，年供水量占香港年总用水量的七成以上。东江水无论在经济发展或维持社会稳定皆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保障港水的基本用水权，香港市民每户每月使用的首 12 立方米用水量是免费的，获供水人口所占居港人口的 99.9%，因此港人的饮水权利不会因经济条件而受剥削。东江水除了供应给香港外，现供应于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等地区，他们都是广东省内经济增长较高的地区。

### 東江源頭位置





事实上，东深工程在 30 年间一共进行了三次扩建及一次改造工程，以配合这些地区因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而不断上升的需求。从首期到第三期扩建工程，前后 16 年，耗资 20 亿人民币。供水规模从最初的 600 多万吨/年增加到 17.43 亿吨/年。年供水总量约 200 亿吨，其中供港 130 多亿吨，占港淡水供应量的 70%以上。

### 东深扩建工程与供香港用水量的关系：

- 首期扩建：** 1974 年-1978 年，供港水量 1.68 亿立方米/年。
- 二期扩建：** 1981 年-1987 年，供港水量 6.2 亿立方米/年。
- 三期扩建：** 1990 年-1994 年，供水量 17.43 亿立方米/年，其中供港 11 亿立方米/年。
- 东深改造工程：** 2000 年-2003 年，供水量 24.23 亿立方米/年，其中供港 11 亿立方米/年。



事实上香港并不需要如此多的东江水。香港政府高估了每年的人口增长率，在香港工业北移的情况下，香港用水比合约规定的水少，但政府仍基于合约规定，每年必须购买最少约 8 亿立方米东江水，在 1998 年至 2003 年期间把约值 30 亿港元的东江水排入大海。在压力底下，政府终于在 2004 年与广东省签订弹性供水协议，避免浪费食水。

2009 年 6 月，粤东地区的平均降雨量比常年偏少，新丰江水库水位已明显比往年低。6 月 22 日，新丰江水库的水位为 99.8 米，直逼水库正常下的最低水位，死水位（93 米）高约 7 米，但根据合约订明的条文，河源市政府需优先确保供港水量不受影响，所以香港居民不受旱情影响。



可是，近年有关香港政府浪费食水的消息不断。如 2009 年水务署数据显示「本港每年约有百分之二十四的食水从水管流失。以每年平均耗水量九亿九千万立方米计算，有约二亿三千万立方米食水流到地底，足可填满十三个城门水塘。以本港现时以每立方米三点零八五元向内地购买东江水的成本计算，涉及金额逾七亿元。」，表现出政府不珍惜食水的价值。

香港政府不珍惜食水，而在东江水上游河源市市民却为了保障港人用水在经济及社会上作出牺牲：在建筑水库需大举迁村移民，当年为储集东江水而建的新丰江水库便移民十多万，为减低生活和农务污染，库区持续削减人口。随着香港在近二十年间引入的东江水大量增加，河源政府为了保障东江水质，不断迁移居住在水库附近的居民，这批移民人口被安排搬迁到不同的移民点，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他们的生计直接受到影响，政府的赔偿当中也没有安排社会损失的环节。赔偿费用也不足够应付他们的生活，更遑论发展。

另外为确保东江水水质及供水量，河源市政府不单管制沿河用水，还对农林及工业都有严格限制，该市生产值长久以来排在广东省的倒数前 4 名，而政府给他们发放给库区的水库移民的

补贴只有每人每月五十元，扣除村政府扣起的二十元作公务储备，补贴根本不足够保障生活。最讽刺的是他们的水利问题迟迟未得到解决，他们喝的不是东江水，一些偏远的村落妇女每天更需要用上数小时上山挑水。

人库移民当中有些比较富有的村民会移民到近市中心的移民点生活。而那些没有能力离乡，住在原居地旁边的移民点居民则受到地缘上、人际上和经济上的隔离，一直为温饱、医疗、读书、交通等问题所困扰。

但不论在市中心附近还是在偏远地区的移民点居住，他们往往面对着「工不工，农不农」的情况。在缺少土地及就业机会底下难以维持生计。更讽刺的是，他们的饮用水迟迟未受保障。有的村民需要每天花上两小时上山挑水；有的地方有自来水，但水质没保证，含有沙石；有的可享用东江水，但水费昂贵令他们却步。直到 2006 年，国家才正式实施《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而在这之前的水库移民并没有正式的法律条文保护。



## 探访地方与受访者



绝大多数河源区村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现时河源全省最贫困的山区市有连平、和平、龙川、紫金、东源等5个县。虽然市政府推出了“一村一策”措施，鼓励村政府针对村内问题实行扶贫措施，但这政策也间接切断村民与市政府的沟通，如村民不满意村委表现时也难以上诉。而事实上，在探访过程中得知有些村长并不长期居住于村内，跟村民关系疏落。

这群因建水库而受影响搬迁的村民，在未移民前对未来充满希望，但这二十年来的生活告诉他们，政府卖出东江水赚取的收入对他们来说没有帮忙，反而令他们的生活处于困境，是被政策遗忘的一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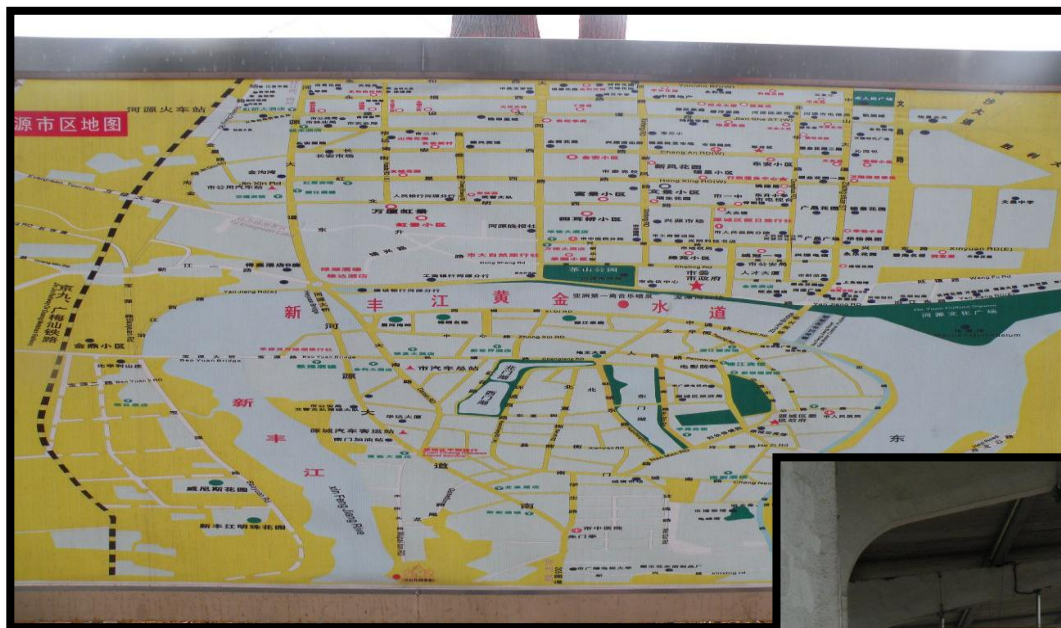
报告将重点报导河源市东源县徐洞移民点（新源小区）及河源东源县双江镇下林村的情况，这两个地方住着受兴建水库影响的水库移民，迁村二十年，前者是来自不同乡村能负担六千元购买移民房子的水库移民，后者是没有离乡住在原居地附近的水库移民。

因移民定居的地区不同，他们有着不一样的生活，面对不同的生活问题。共同之处是他们同样为保护东江水、确保富有城市的水质而放弃原居地，相反他们的饮水及生活等基本权利皆受到剥削，这是有关水的环境不正义。



徐洞移民点与下林村移民点情况总览

	徐洞移民点	下林村移民点
<b>移民点居住人口</b>	整个家庭一起居住 有从外地到来打工的租客	老人及小孩为主 年青人需出外打工
<b>自来水</b>	有	有，但有沙石，村民需自行上山挑水
<b>饮水来源</b>	2009年起饮用东江水	山水，山上种有桉树
<b>水质</b>	好	不好
<b>水费</b>	平均每人每月 12 元	不适用
<b>交通</b>	有公共交通工具	没有公共交通工具 入市中心约二小时车程，车资数十元
<b>移民补贴金</b>	每人每月实收三十元	每人每月实收三十元
<b>收入来源</b>	年青人到附近工厂打工 老年人没有收入来源	年青人到市中心的工厂居住及打工 老年人种植农作物
<b>可种植土地数目</b>	没有	有 但部分因建水库被水淹没，其他则受旱灾影响
<b>农田水利设施</b>	不适用	没有
<b>就业机会</b>	难找工作	十分难找工作
<b>医疗</b>	附近有诊所	需先到市中心



河源市区地图:河源大部分地方是东江流域及水库



由香港出发到河源, 约三至四小时车程。





新丰江水库：广东最重要的水库，总库容 139 亿立方米，年均入库 60 亿立方米。

水库的一部分用作发展旅游业，藉以增加市收入。 ➡









新丰江水库是广东省库容最大、发电量最多的水库和站，中国五大水库电站之一，每年平均发电量 10 多亿度。



河内种满的海藻等植物，有净水功效。





### 徐洞移民点 ( 新源小区 ):

#### 引言

徐洞移民点距离河源市中心大约十分钟车程，位于工业区旁，约有一千多人居住，居民来自不同受建水库影响的农村。在未搬往移民点前，居民以务农为生，随着水库不断扩建，二十年前他们村内的农地被掩盖以致无法种植，有些因保护水源为由而被下令搬走。虽然搬走非自愿性，他们也得付六千元购买位于移民点的房子，而那些没足够经济能力买房子的，便留在村内或被安置在偏远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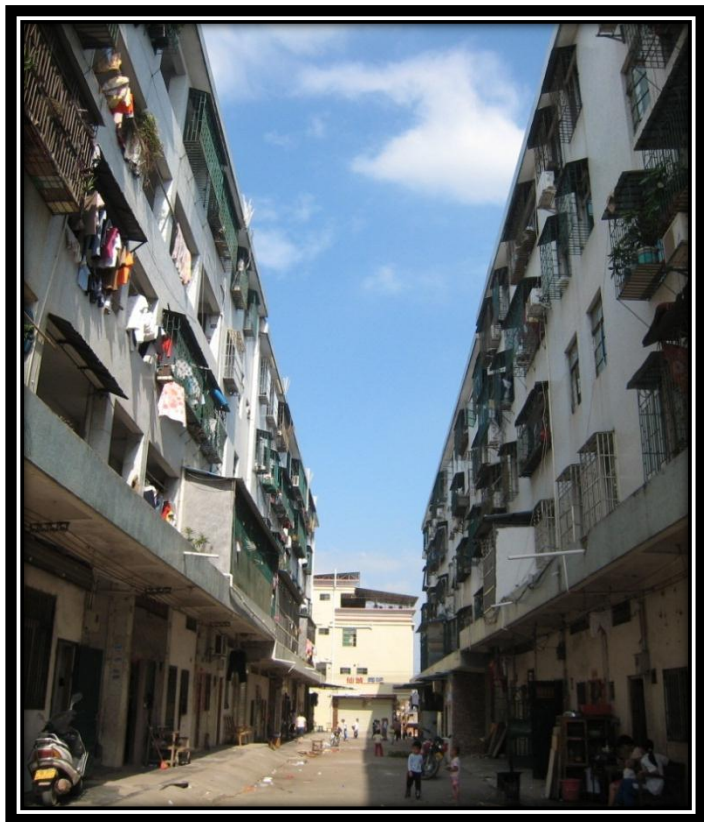
徐洞移民点没有提供农田供移民者继续种植为生，而市政府因要保护水源限制着工厂数目，就业机会非常低。而一些缺乏劳动人口的家庭，更难以维持生活。在访谈期间，移民点的居民多次以「农不农，工不工」来形容自己的处境，事实上，他们在搬往移民点居住时，只有他们买下的房子，没有分配土地的政策或辅助他们就业的政策，更不用说移民点内的康乐设施，居民除了上班以外便没有其他事情可做。

这里的居民一直以来都不是饮用东江水，饮用的水来自市内另一个水源，水质参差。直至 2009 年尾，他们饮用的水被工厂严重污染，政府才为他们接驳东江水，然而水费颇为昂贵，没有像香港享有免费的指定用水量，而是每立方米 1.5 元人民币，每人每月的水费占移民补贴的一半，故非人人有能力享用食水。

移民点居住的贫富情况也比较参差不齐，有些一家有多名劳动人口赚了钱搬迁到其他地方生活，有些则因未能找到工作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在移民点内可见居民利用每一寸土地种植蔬菜，减轻生活负担。总体来说，村民为保护水源，大举移民到其他地方，失去了原有的生存能力，同时政府的移民政策也未能保障他们的食水及基本生活。



## 徐洞移民点居民的故事



一些移民点有较稳固的住宅提供，但生活环境不算很理想。这里的村民苦笑道：「政府将我们来自不同村的村民放在一起，每天在这里待着没事做，没有工作机会，娱乐更不用说。」

↓ 村内的经济活动很少，曾经有村民开店做小生意，最后因缺乏客源还是关闭了。





居民在没有建房子的空地种菜



居民用尽每个空间种菜，但部分空地卫生情况恶劣，如旁边的垃圾大多含有毒素，渗入土地再经食物进入人体，影响居民的健康。



← 墙上贴有附近工厂的招聘广告，以及移民点的出租启示。据居民所说那些生活得到改善的居民大部分已迁离移民点，房子便会留着出租赚钱。

移民点内四周都是麻将声，居民笑说这是区内唯一娱乐





移民点位于工业区，但居民说因  
外地来的工人薪金要求较低，令  
他们难以找工作。 ↑

移民点内的妇女包装胶手套赚取金钱，  
二百五十件手套换得二元五角人民币，  
一日大约只能赚七元。 →





屋内地方狭窄且通风能力低，居民在屋外煮食。↑

← 移民点的卫生情况欠佳，垃圾随处可见。



### 双江镇下林村移民点：

#### 引言

于位东江水上游地区，是双江镇最贫穷的村落之一。约二十年前，政府以居住地太接近水库位置，阻碍工程及污染水源为理由，将村民由原居地搬离到附近的移民点居住。村民付了一千多元人民币购买房子，但房子质量差，有漏水等情况，令村民十分困扰。

另外因水库储水带来的水位上涨掩盖了下林村移民点的大片农地，而其他农地则受旱灾影响，单靠务农不够糊口。而这里受着地理和经济上的隔离，从河源市入村需要转乘两次车，最后还要靠摩托车入村，来回车资约四十元，偏远的居住环境给村民在生活上带来不便，连就医也得用上几个多小时车程。

村民在移民点附近基本上是零就业机会，村民需出村到市中心赚取收入，而一些在市中心内找到工作的年青人也得留在市中心居住节省时间及金钱。村内大部分时间只有老人及小孩居住村里的青壮年大部分外出谋生养家，村内大部分时间只剩下“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老人不单没有人照顾，还担负起照顾孙子们生活起居的重担，孩子们由于缺乏父母亲的关爱和教育，

有些小孩到了学龄期仍然不懂说话，甚至有可能造成心理阴影。村内男性也难以找寻结婚对象，因生活困苦令妇女却步而且移民补助金不包括嫁进移民点的妇女，这样的不正常家庭发展是村内发展的一大隐忧。

下林村的村民过往一直需要上山挑水以供日常所需及饮用，近年从山上的水塘引入了自来水，但水中带沙石，加上山上种满桉树对水质也有一定影响，在水质没有受监管的情况下，村民对饮用水的质量毫无认识。

下林村是双江镇五个贫穷的村中贫困户比例最高的一条村，原因主要为缺乏耕地和就业机会。而村内的扶贫政策同时只徘徊于鼓励村民多耕种的方法，令扶贫政策形同虚设，无法改善村民生活。下林村无论在食水、经济、家庭上均面对不同情况的困难，严重影响下林村的发展，当政府建水库售于发达地区的同时也忽略维护这一群村民的根本生存权利。





## 下林村居民的故事：

「我愿意为保护东江水质而搬迁，但没想到搬迁后的生活如此困难，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如何生活下去。」这句话是大部分水库移民的心声。事实上大部分的水库移民并不奢望在搬迁后能致富，能保留原本的生活已毫无怨言，可惜在移民点生活的二十多年间，生活只是愈加困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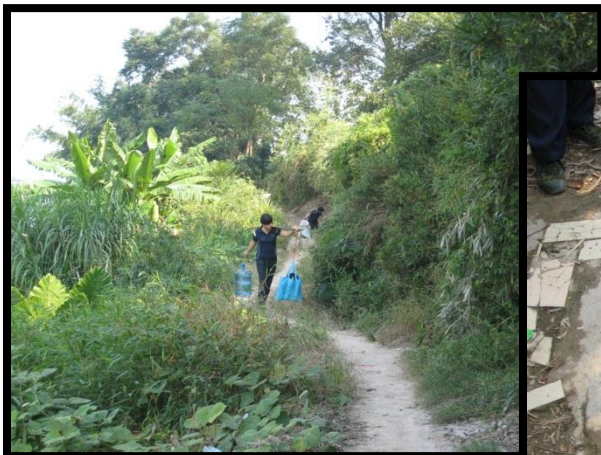
「到了移民点之后，就没有田、没有地、没有水，养鸡养鸭也不行」村民一边背着小孩到田里工作一边诉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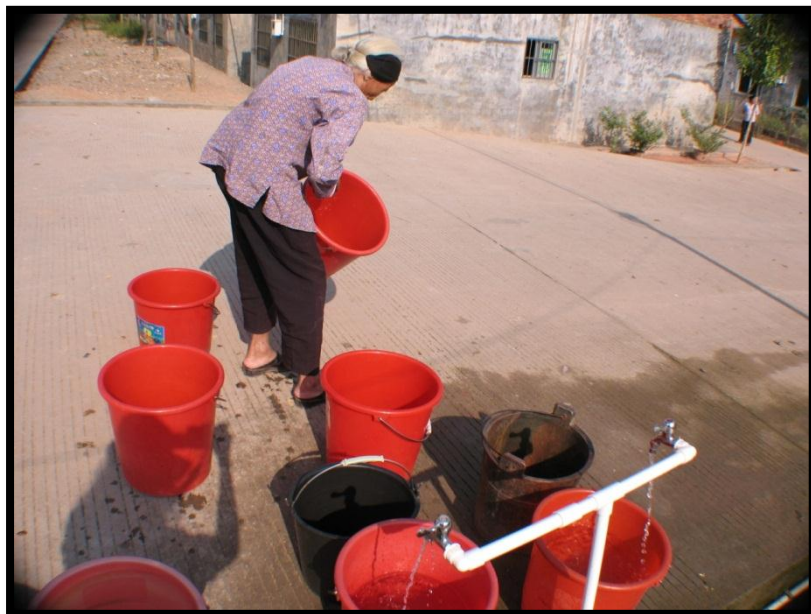


由于自来水不好，有污染，妇女每天用上数小时从山上挑水回来吃。

背着十多公斤的水，山路也不容易走。



村会保留塑料樽作盛水用途



下林村的山种满桉树，即使村民对桉树认识不多，也可以说出桉树对水源的破坏：「下雨之后，流下来的水都是黑的；如果把桉树皮在水里浸泡，水也是黑的。所以污染很严重。这个水我们不敢喝。在种桉树之前，就算天气干旱，也还是有小河流出来的，现在都没有了。」

但村民说老人家挑水都挑不了，只会在村内喝带有沙石的自来水，并坦然这样不是可行的办法。





「不行的，水塘是臭的，连洗澡也不可以用，以前是用来灌溉的，现在有如死水。」村民续说。



村民在移民之前，世代以农业为行，生活不算富有，也能自给自足。搬至移民点后，这里农地不属于他们的，一些未能或没有能力找工作的村民，在村内仅有的土地种植，加上欠缺水利设施及早灾等问题，更难发展农业。



村民利用门前的土地种菜，由于村内没有购买者，村民只会种够自己食用的份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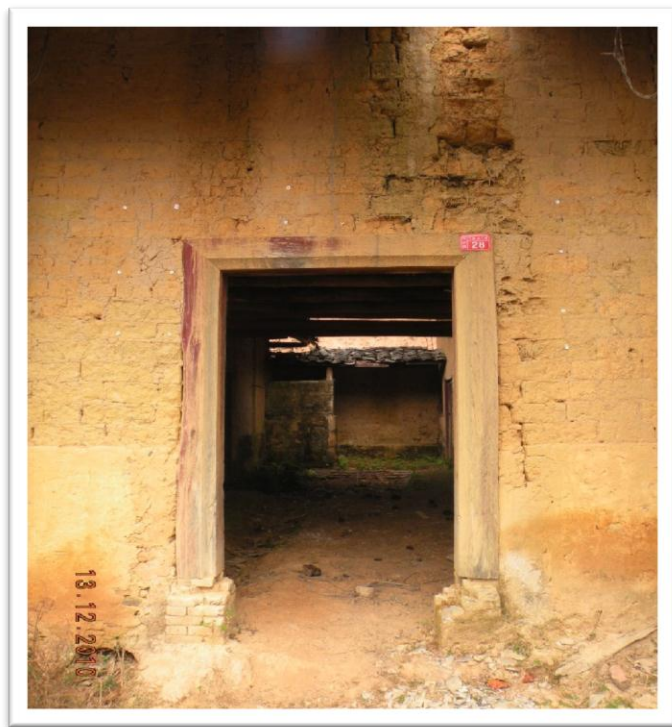
上年开始，降雨量减少，旱情加重了村民的负担。➡





有些农地因离村民太远或得不到政府授权使用而荒废。

大部分村民已搬迁旧居，在原来的下林村内可找到不少已荒废的居所





村民的原居地离移民点约四十分钟步行时间，部分村民因在移民点无法生活，搬回原居地居住，在这里村民会更多的土地耕种。



↓ 这里本来是一大片农地，因水库储水令水位上升，将农地淹没，于是村民将地方变得渔塘，但近年水霸缺堤水源流失，变成现在既不用作农地种植也不能养鱼的局面。村民对浪费了这大片土地感到可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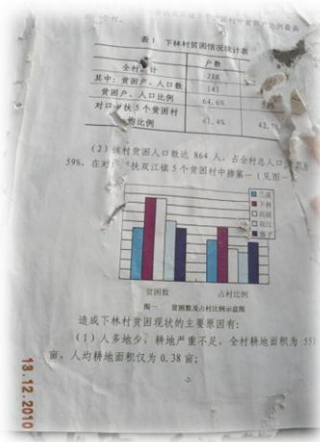
父母为赚取生活费，  
小孩独自留在村内  
跟老人家生活，有  
些小孩直到五岁也  
不会说话。小孩平  
均数星期至一个月  
见父母一次。







村民笑说这是男人村，因为没有女人愿意嫁进来，而男性出外比较难找工作，部分只好待着家中没事做。



村内四周都是小孩，村内教育设备短缺，小孩子都要到镇上读书，都要有人陪过去。而一个家庭一年几千块钱收入，家里还有老人家，难以负担这笔费用。

村内张贴了有关下林村贫困户的数字，为镇内五个村落最高。


**香港与移民点居民用水情况比较表**

	香港	徐洞移民点	下林村移民点
来源地	向河源市购入东江水	从附近水库引入东江水	山上水塘
引入东江水年度	1965 年	2009 年	不适用
每立方水费 (港元)	-首 12 立方米免费 -次 31 立方米 4.16 元 -次 19 立方米 6.45 元 -62 立方米以后每一立方米 9.05 元。	每立方\$1.8 元	不适用
水质保证	有	有	无
水费占家庭收入百分比	0.25%	0.4%	不适用
每日人均用水量 *全球平均数为 170 公升	130 公升	75 公升	30 公升

河源本拥有丰富的水资源，而香港及深圳等地区并非中国地区唯一或最缺乏水资源的地方，河源之所以修建水库将水源穿越山岭为这些地区供水，主要原因是为了配合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卖水更成了河源市的主要收入。有人说保护水源为港供水是河源的历史责任，但这似乎忽略及刻意淡化了供水对当地居民的影响，而香港人的用水量比全球的平均数高出 30%，数字说明了香港人并没有珍惜水源，将水资源危机抛诸脑后。

这次到访的村落，居民均是受建新丰江水库影响而被迫迁离原居地，他们放弃了以往的生活方式，重新投入政府为他们安排的移民点居住。然而，这里没有水；没有足够农地种植；没有渔塘捕鱼；欠缺安全的住所；疏浚的交通等。如此没有保障及贫穷的生活，为的是保护东江水？

水库移民有东江水却无法用，就要每天浪费大量的时间上山取水，这是变相地导致他们丢失从事其他经济活动，照顾家庭及改善生活的机会。家庭中，尤其是妇女充当上山取水的角色，无疑是加重了她们的负担。

一条保护江水的决心，将这群村民带到一个既陌生又无可依的生活境况，这并非必然的规律，保护水质跟保障他们的生活并无矛盾，在规划水库及管理食水的政策及其推行层面上，忽视了这批农民的基本需要：他们对干净及稳定食水的需要；个人的基本福利；家庭及整个区域的可持续性等。如此种种皆因为政策制定者忽视了环境公义，将水视为商品供给有经济能力的一群。

如政府将水资源视为商品并非福利，偏远地区的人民的用水权便因不合乎经济效益而被忽视，这次报告的移民点居民便是例子之一。要解决问题，政府需将享用食水作为人权的概念纳入水资源分配政策的核心价值观。保证社会各阶级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及其用水权利不受水资源分配政策影响，此外政府需确保偏远地区居民的食水权利，及为市民提供基本经济保障及自力更生的机会，确定地区具有可持续性的经济发展。

参考数据: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6 《Beyond scarcity: Power, poverty and the global water crisis》

Blue Gold, 2004 by Maude Barlow and Tony Clarke

香港水务署网页 <http://www.wsd.gov.hk/>

《关于从东江取水供给香港九龙的协定》

东江水的故事

**Water problems in rural south China**

作者	吳思敏
出版者	全球化監察
通訊處	香港九龍中央郵箱 72797 號
電話	(852) 6187 3401
電郵	<a href="mailto:info@globalmon.org.hk">info@globalmon.org.hk</a>
網址	<a href="http://globalmon.org.hk">http://globalmon.org.hk</a>
封面設計	范傲澎
內文排版	范傲澎
出版日期	2011 年 4 月
國際書號	978-988-18039-7-9
本書贊助者	Evangelischer Entwicklungsdienst (EED)





